



## 小说

# 运气

□ 任继兵

“哟，这不张大爷吗？”瘦高个紧追了两步，朝着和尚背心的老张吆喝着。已退休一年多的老张闻声转过头，手里的芭蕉扇微微摇动。

“你是……”  
“瞧老爷子这眼睛，我您都不认识了？我是刘家的黑子啊。”

“黑子？”老张皱了皱眉头，片刻，似乎想起了什么。“噢，就是那个老扎人家车胎的黑子吧，都这么大了，现在在哪儿奔钱呢？”老张陌生的面孔终于变成了熟悉的笑脸。

“奔什么钱啊，整个儿一个无业游民，想做买卖吧，没本，想干临时工吧，又没合适的行当。”黑子边说边从墨绿色的砂洗上衣兜里摸出一盒希尔顿烟，自己一支，又给老张递过去一支，用挺时髦的电子打火机点着了火。

“这孩子，现如今，哪还有吃闲饭的呀，不找份工作可不行。”老张就近坐在一个发旧的木长椅上，继续摇着芭蕉扇，那根希尔顿烟，挺自然地夹在了左耳朵上。

“也倒是，这不，我前两天回老家刚带回100个袁大头，听说挺值钱，我琢磨着如果能卖了，换个本钱，没准能开个发廊，您说呢，张大爷？”黑子使劲吸了一口香烟，顾不上弹掉烟灰，眼睛直盯着老张。

“行是行，可不知你这袁大头是真是假，卖给谁也不放心啊？”老张半信半疑，扔给黑子一句。

“见外了不是，我妈从娘家带回来的，还能有假。要不是急着开发廊缺钱，我当古董留着，赶明儿一准儿发财。”

老张仔细端详着眼前一堆的确有些发旧看上去还贴点谱的袁大头，似乎真的有些动心了。“真是你妈从娘家带回来的？”老张盯了一句。

“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吧，这宝贝一准儿真儿真儿的。”黑子咬定是他妈从娘家带回来的，不会有假。

“这东西卖给国家能赚吗？”老张压低了嗓音，芭蕉扇挪到了背后，紧追上一句。“放心吧您呐，能赚老鼻子了。么想着，张大爷，您要不要，我可找……”

“别找，黑子你说这100枚袁大头卖什么价？”

“嗯，我急等钱用，每个您就给两张儿，100个，凑个整儿给2000大子儿，行吗？”

“黑子你可想好喽，别蒙大爷，我再问你一遍，这袁大头究竟是不是真的？”

“您就别自己转腰子了，这祖上传下来的东西，不信您自己听听。”黑子着急了，用手尖捏着使劲一吹，贴在老张耳朵上。

“得，你全包好吧，我也不卖了，上当就这一次，你我可都不能反悔？”

“哎哟，张大爷，您可真警惕，冲这您当警察都有富裕。”老张没说话，带着瘦高个拿钱去了。左拐右转，进了一栋楼。上面挂一个大牌子“和平西小区居委会”。

“大爷，您怎么住这啊？”瘦高个觉得不对劲，可手早已被老张给攥住了。“小陈快打电话，让派出所来人，这儿有一个用假银元诈骗钱财的坏人。”

“啊？您是……”黑子眼睛有点发直。  
“他是我们这里的治保主任，老公公安张大爷，你可撞枪口上了。”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太太得意地喊着。

瘦高个真的站不住了，一屁股坐在长椅上，“娘哎，我真他妈冒财”。瘦高个后悔莫及，他原想着这老头上了吧唧，看着挺财迷，人家叫他张大爷，心里便动起了主意，想弄点假银元，蒙他一鼻子，可谁会想到这老头……

“唉，倒八辈子霉了，瞧我这运气。”



## 三爷

□ 杨祖友

最近一次见到三爷是今年清明回家祭祖的时候。真是霜刀风剑，岁月无情。几年未见，三爷是银发满头，背也有些驼了。听三爷说，自己早随儿子到城里住了。

在我的记忆中，三爷一直是咱村里的“头儿”。据说他曾多次请辞，可村民们就是不答应，他们说，三爷为人耿直，厚道，处理事情不偏私，而且险事难事都能抢在别人的前头，大家伙信得过他。因自小家里太穷，三爷未念过一天书，“笆斗”大的字识不到一箩。三爷入党很早，是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可一直只是个村“头儿”，乡亲们常常为他惋惜：“要不早就上去了！”意思是说三爷若有文化还可以当更大的“头儿”。

记得有一年夏天，连日的暴雨造成山洪暴发，三爷赤着脚，穿着蓑衣，戴着斗笠，扛着铁锹，冒雨踏看水塘坝水情。他突然发现村西头水库的坝埂中间，有涓涓细流正在慢慢地往外渗。下游是乡亲们种的几十亩水稻田，此时，水稻正在扬花抽穗，坝埂一旦溃破，收成将化为乌有。三爷一声惊呼，乡亲们纷纷赶到。大家七手八脚地将装满泥土的编织袋往渗水处抛，可漏点就是堵不上。三爷急了，纵身一跳，站到没胸深的水中，从乡亲们手中接一袋又一袋泥土，安放到脚下再踩实。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漏点终于被堵住，可三爷也支撑不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身子一晃，险些跌翻到水中，是乡亲们硬将他拽上了岸。回到家，三爷病倒了，乡亲们拿着鸡蛋来看他，三爷囁囁三婶娘将鸡蛋一一送回。三爷说，乡亲们日子都很苦，留着鸡蛋给念书的娃们补身子。

三爷虽然没文化，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他心里亮堂着呢。我们村位于巢湖银屏山腹地，地理位置偏僻，唯有一条羊肠般的泥巴路与外界相通。交通不便给村民们

的生产生活带来困难事小，更是严重阻碍了信息的流通，造成村民们思想闭塞、守旧，也成为村民们的“穷根”。目睹现状，三爷心里那个急啊！他和村里的几名党员一直合计着，必须打通村里连接外界的公路。于是这年的夏天，他冒着炎炎烈日，步行十五华里来到乡政府请求支援。那时乡里也很穷，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对三爷的请求，乡领导感到很难。三爷就锲而不舍，三天两头地往乡里跑，缠得乡长在没办法，只好设法躲着他。据说有一次为等到乡长，他竟赖在乡政府门口坐了4个多小时，直到晚上10点多钟。这次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他对乡长说：“今天你不答应，我就不回去了。”

为了修路，三爷领着乡亲们起早贪黑地炸石填土，路很快就修通了。不久，拖拉机把外面的生产生活原料送到了乡亲们的家门口。后来，年轻人开始从这个小山村走出去，有的考取了大学，有的踏上了外出打工致富的路。又过了几年，由三爷亲手修筑的石子路变成了水泥路，柏油路；村口有了一幢幢别致的小楼点缀；一辆辆披着彩带，扎满花束的轿车迎娶新娘，这种过去只能在城里才能看到的景象，现在在这偏远的小山村也经常会上演。每每看到这一切，老人的脸上，嘴角都挂满了笑。他笑的是那样的舒心，那样的甜美，又是那样的坦然惬意……

人活七十古来稀。这一年，三爷彻底从“领导干部”的岗位上退了下来，这一年，老人进城跟儿子一起住。岁月真是不饶人，三爷的身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腿脚不便，眼睛不好使，听力下降……

去年，进村的路两旁安装了路灯，还栽上了景观树，因身体原因，三爷很少回到村里。可走在这条幸福路、振兴路上的乡亲们经常会念叨他，说三爷是个好人。

(作者单位：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 漫画/高岳

## 弟弟卖黄瓜

□ 刘兰根

弟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又是唯一的男孩，从小父母对弟弟十分娇惯，平时我和姐姐经常帮大人在地里干活，弟弟也去地里，但他怕累怕晒，在地里干活磨磨蹭蹭，还东跑西跑，母亲连喊几遍也没喊不住，说一声：“你别干了，回去做饭去吧！”弟弟仿佛一直在等着这句话，高兴地连跑带蹦地回了家，那时的小孩子基本上都会做饭，大铁锅里倒上水，放一勺玉米，糍上干粮，烧一会儿风箱饭就熟了，剩下的时间就可以随便玩了。

有一年的麦收，弟弟十二三岁，割下的麦子进了场，翻场压场到收回家要忙整整一天，毒辣辣的大太阳照在场院里的麦秸上，闪着晃眼的光，弟弟显然不愿意干这又热又累的活儿，过麦打场这天家里要吃捞面，烙饼一类扛饿的伙食，弟弟不会做这费事的饭，但也不好闲着，这时从场院边过去一

辆卖冰棍的自行车，弟弟兴奋地说：“爹，我去卖冰棍吧，你看天气这么热，谁家过麦不买几根冰棍吃啊。”母亲在

旁边说：“咱家没有木箱子，冰棍还得用棉被捂着，要不都化了就赔了。”我和姐姐跟着说：“要是化了还不被你自己都吃了。”弟弟感到很无趣，父亲说：“要不你去卖黄瓜吧。东边村里李家的黄瓜今年种了不少，你去他家地里批点黄瓜吧，然后再从你姥爷的小卖部借杆秤，到中午饭时卖完卖不完都回家。”父亲给了弟弟10块钱，弟弟从家里找了一个纸箱子，骑自行车卖黄瓜去了。

我们边在麦场里干活，边不时猜测弟弟的黄瓜卖了多少。中午，母亲特意擦了手撵面，她说：“今天这黄瓜准得剩回不少来，咱就吃麻汁黄瓜面吧。”眼瞅饭点都过去半小时了，母亲还不敢煮面，等着黄瓜码。正在我们喊饿时，弟弟推着自行车进了大门，兴奋地喊：“爹，娘，今天我把黄瓜全卖完了！”父亲母亲忙问起咋卖的，弟弟说他先去批发了10块钱的黄瓜，

清爽甘甜的滋味迅速

袭遍全身。然后将瓶子横置在眼前，开始玩“望远镜游戏”，通过洁净透明的瓶子，与太阳对视，与田野相望，叫嚷着看到了彩虹、高山和草原。寂静的河滩，被我们漂亮的声音撩拨得热气腾腾。

待牛羊吃饱喝足了，我们吆喝着急急往家赶。匆忙吃过早饭，口哨一响，伙伴们纷纷在大榆树下相聚，“密谋”着接下来的行动，是捕蜂、掏鸟窝，还是去摸螺蛳、钓黄鳝。大家不约而同地说：“钓黄鳝！”因为老人们常念叨：“小暑黄鳝赛人参。”于是，在父母“大热天还出去野”的关切里，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沿着长满青草的田埂峻巡，每每看到没有被钓过的洞穴，就兴奋不已。如果是软泥洞口，就直截了当地用手伸进去，用指头将狡猾的黄鳝紧紧勾出来；如果是洞口复杂，我们便用力脚踹它几下，黄鳝自然地从另一洞口溜出来，最后还是被擒获。如果洞口坚实，手脚都不够用，就拿根铁丝弯个钩子，串上蠕动的蚯蚓，慢慢地探进洞穴……黄鳝大都禁不住美味的诱惑被钓了出来。

此刻，太阳炙烤着大地，连稻田里的水都要快

一块钱三斤，然后又找姥爷借了秤，因为不好意思，骑出去三里地才开始吆喝。

卖五毛钱一斤，有个小零头人家不给他也不要了，快中午时剩下六斤多黄瓜，就往回赶着给姥爷送秤，进村后，有两个妇女见到小孩骑着个车驮着个箱子就问干什么的，听说卖黄瓜，立刻拦着说要买，还非得一块钱三斤，弟弟争不过，眼看着两人把最后剩的两根小黄瓜也拿走了。

父亲让弟弟数数卖回来的零钱，数来数去，10块钱多几毛，总算没赔钱，弟弟还有点小得意，母亲却不高兴了：“你给剩两根黄瓜咱们还能吃麻汁黄瓜捞面哩，这一根不剩，咱这捞面怎么吃，家里一锅菜都没碰上买啊！”

30多年过去了，父母已于前几年先后过世，弟弟自己开店做生意，辛辛苦苦，起早贪黑，早已担起了他那个小家的担子，我总是会想起他第一次卖黄瓜的情景。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委政法委)

被蒸干了，我们实在招架

不住脖子晒得火辣辣的痛，风风火火地往村口的荷塘窜。到了塘边，迫不及待地把水洒到身上，凉凉的，真舒服。在水里游，不惊动水中的小水鸟四处奔逃，我们肆无忌惮地在塘里嬉戏，塘里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纵然岸上热浪翻滚，可有水相依，我们依然拥有一方清凉的世界。若不是为了能赶早吃上鲜美的黄鳝，我们必然闲腾腾到日落西山才上岸，就是如此，还不忘随手摘几朵盛开的荷花，顶一片硕大碧绿的荷叶，兴高采烈地把家还。

夏日夜晚是很难熬的，那些铆在树梢上的蝉，擦开嗓门叫个不停，似乎在和我们斗气，我和弟弟们无限暇，忙着从门前的池塘里，端回一盆盆的清水泼洒在院子里，腾腾热气迅速从地下钻出来，随着如水的月色渐渐地飘散。这时，父亲把放在井中的瓜果刚打捞上来，母亲那边也将香喷喷的黄鳝出锅了。聆听着虫儿的浅吟低唱，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着黄鳝的美味和各种瓜果的香甜，享受着夏夜惬意的时光，不觉夜深了，心静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政法委)

## 暴雨来临前

□ 仝仝祥

风，在尖锐地撕咬  
闪电，张开血盆大口  
坚硬的树，不得不弯腰九十度  
刚搬完家的蚂蚁  
急着寻找一粒泥丸，堵塞  
生活的漏洞

暴雨来临前  
有人咒骂：鬼天气  
来得仓促了一些  
有人赶紧关闭门窗  
躲避雷击  
更有人像燕子一样，还得出巢  
寻觅，最后一口食  
逆风疾飞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 胡韵

你是谁的儿子，你是谁的父亲  
漫过胸膛的洪水里  
汹涌澎湃的巨浪间  
你背着苍苍的白发“爹娘”  
你抱着举着幼小的“儿女”  
今天之前你们素未谋面  
若非这场灾难  
彼此或许永远不会遇见  
可是跨出自己的家  
投身到救灾第一线  
你就成了他们最亲最亲的人  
所有的老人都如父母  
所有的孩子都像自己的骨肉  
灾难让我们相遇相逢  
此刻大家就是一家人  
你是谁的母亲，你是谁的姐妹  
看到救灾一线的疲惫身影  
看到那些年轻的脸庞  
肿胀的手脚，背上的伤痕  
你的眼泪是所有母亲心疼的眼泪  
你的牵挂是所有姐妹焦灼的牵挂  
当洪水尚未退去，当救灾依旧持续  
送水送食物帮忙洗衣物  
是你们用自己的全部力量顶起了半边天

此刻，还有风，还有雨  
还有漫漫的洪水  
抹去泪水，谁也不能让我们分离  
我们的心始终依靠在一起  
我们的眼神永远牵挂着彼此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从来，我们就是一家人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 一纸墨香

□ 赵秋波

七月的阳光  
用执着的热情  
叠成岁月的琴具  
编织在生命中  
渲染着夏日的倩影

浅浅的时光  
将流火的七月  
点点滴滴育成了  
美丽与悠然  
花香熏染的世界

穿越这画清馨  
心约凝聚的情怀  
是疏笔挥毫  
一纸墨香  
描绘的最美画卷

生活与生命的绵延  
是领悟心语畅吟  
体验文字之深邃  
笔墨间书写  
汇集的夏日缕缕境界

(作者单位：山西省阳泉市公安局西城分局)

## 宣颐斋随笔

□ 王乾荣

咱们先看一下，叶圣陶先生对《南京路上好八连》一文头两段的修改。

原文：“上海警备区某部八连”①，从上海解放那一起，就驻在浦东，保卫着这座城市。一九六五年秋天，他们移防到南京路上②。

初到这里，战士们兴高采烈③：“可来到市里了！”有个同志走出门口④，望着自己住的大楼，感叹地说⑤：“啊！好地方，这么漂亮！”指导员却是另一番心思。一天晚上，他漫步在楼顶平台上，思潮在翻腾着⑥，他想起一九四九年驻军丹阳时陈毅司令员的谆谆教导⑦：由于过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⑧，上海变成了一口大染缸……我们要改造旧上海，可能让旧上海改造了我们⑨！现在，上海已经是人民的新上海了，可是资产阶

## 语文大师叶圣陶

级的思想残余仍在和我们战斗着⑩。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将怎样带领着战士们守住这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呢？作为一个党支部书记、政治工作者，他感到责任的重大。

叶老改的地方：①“上海警备区”前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报道虽然说的是一个连，却在窥一斑而见全豹，所以必须写上人民军队的全称。②在“南京路上”前加“最繁华的”。因为“最繁华的南京路”是背景。③“战士们兴高采烈”改为“有的战士兴高采烈地说”。④“战士们”指全体，“有的”指个体。“兴高采烈”引不出下面的话，用上冒号，所以加“地说”。⑤“有个”改为“有的”，因为说不定是谁说的。⑥“感叹”改为“赞叹”。⑦“一天晚上，他……思潮在翻腾着”删去，因为这样写，似乎是说指导员“一时想起”，其实前面说了，他早就有“另一番心思”。⑧“时”改为“的时候”。⑨“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改为“资产阶级生活

方式”。⑩“改造了我们”删去“了”字。⑪说“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不切合实际，“残余”二字删去。“仍在和我们战斗着”改为“仍在顽强地同我们斗争”。从实际出发，这里需要一个状语“顽强地”。“战斗”用错；用“斗争”。“将”改为“该”。“守住”下边的“这”字删去。

瞧瞧，连标点符号在内不到60个字格的两段文字，被叶老改了11处，我数了一下，这篇发表于1959年7月23日《解放日报》上的报道《南京路上好八连》，全文三四千字，叶老改了89处——不是作者文笔太差，而是经叶老小小地修饰一番，文字更显风采了。一篇作品，就怕被人咬文嚼字，哪位有心，把上面作者原文和叶老改后文对照一下，定会发现，说同样的事，用了几乎同样的篇幅，却一个遣词造句比较随意，不太讲究，时有些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不够清晰的地方，一个则逻辑周密，表意精当，语言确切——这

就是一般没有经过严格语言训练的普通文人跟语言大师的差别。

关于作文，商务印书馆出身的大编辑叶老说：“把疏漏的说法补充完，把不大承袭的地方连接得紧密些，把用词和分段之类的体例搞得通篇一致，诸如此类，就作者方面说，是表达得更加精密，就读者方面说，读起来更加便利。”叶老还说：“读优秀文章，眼光就明亮且敏锐，不待别人指点，就能把文章的好处和作法等看出来。”叶老不知读了多少好文章，不但把自己读成了一位文章大家，而且读成了新中国语文教育的“祖师爷”。“语文”这个学科称谓，就是叶老的创意——民国时的“国文”，解放初期的“国语”，都没有把语言和文字包括在内的“语文”完满、贴切。

犹如刘半农创造的“她”字，叶圣陶创造的“语文”一词，也永垂于汉语史上。

落花人独立 微雨燕双飞

书法作者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 刘万春

